

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巡礼



第7卷

# 动乱后崛起

——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（下）

曾祥文 主编



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

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巡礼 · 第七卷

# 动乱后崛起

——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（下）

主 编 曾祥文

编写人员 曾祥文 饶东辉

万 敏 孙泽学

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

#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巡礼·第七卷

## 动乱后崛起 ——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（下）

主编 曾祥文

责任编辑 蒋亮平

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武汉市江南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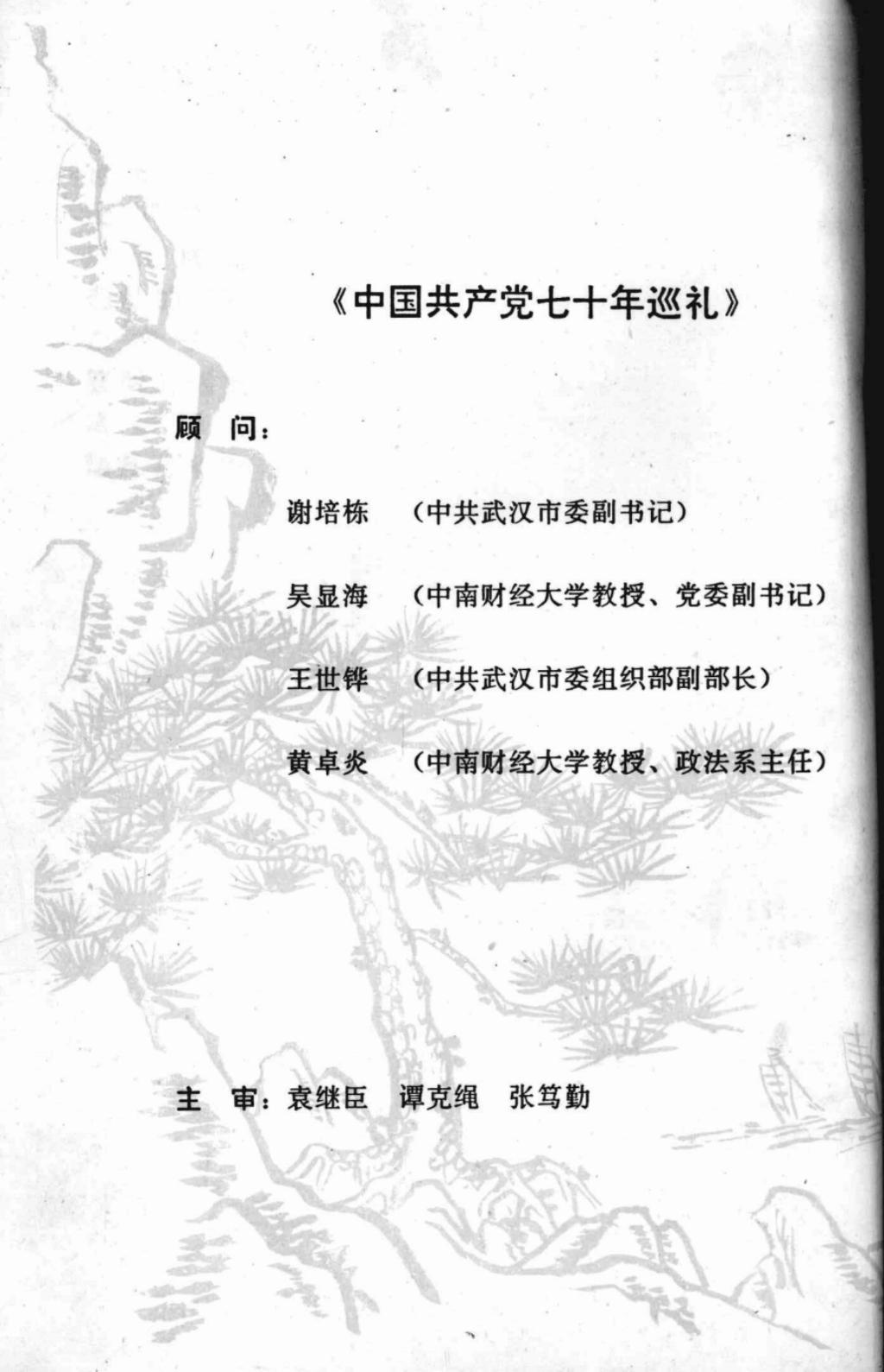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44 字数：150千字

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册

ISBN7—5629—0465—0/D·48

总定价：19.95元（本册定价：2.85元）



## 《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巡礼》

顾问：

谢培栋 (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)

吴显海 (中南财经大学教授、党委副书记)

王世铧 (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)

黄卓炎 (中南财经大学教授、政法系主任)

主审：袁继臣 谭克绳 张笃勤

## 编 委 会

主 编：孙志军 范小方 李永铭 赵 莉

副主编：徐 健 王伟宁 王海林

编 委：（按姓氏笔划排列）

王伟宁 王海林 孙志军 陈祥林 李江波

李永铭 李娟丽 张小平 范小方 赵 莉

郭圣福 徐 健 曾祥文

## 目 录

### 一、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发动

- |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|
| 山雨欲来     | (3)  |
| 《五·一六通知》 | (6)  |
| 驱逐工作组    | (9)  |
| 炮打司令部    | (12) |

### 二、复杂严峻的局势

- |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动乱席卷全国        | (15) |
| 风暴中抗争         | (20) |
| “打倒一切”、“全面内战” | (27) |
| 大联合与派性纷争      | (33) |
| “九大”的召开       | (38) |

### 三、林彪集团覆亡

- |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改造一切的“斗、批、改”  | (43) |
| 林彪抢班夺权阴谋败露    | (47) |
| 惊心动魄的“9·13事件” | (53) |
| 低谷时期的一线转机     | (59) |
| 外交战线新局面       | (67) |

### 四、粉碎江青集团

“批林批孔”与江青组阁阴谋破产.....	(73)
卓有成效的整顿 .....	(79)
“四人帮”疯狂反扑.....	(82)
“4·5”怒吼.....	(87)
风雷激荡的十月 .....	(91)
十年沉思 .....	(95)

## 五、徘徊前进

揭批“四人帮” .....	(101)
“两个凡是” .....	(103)
真理标准大讨论.....	(106)
经济复苏与新失误.....	(109)

## 六、拨乱反正

历史的伟大转折.....	(113)
重申四项基本原则.....	(116)
全面平反冤假错案.....	(119)
端正经济建设指导方针.....	(122)
千秋功过党评说.....	(125)
开创新局面.....	(128)

## 七、改革大潮

农村经济体制改革.....	(132)
城市经济体制改革.....	(138)
政治体制改革.....	(145)
加强精神文明建设.....	(150)

## “一国两制”的构想与实践 ..... (153)

### 八、多方位开放

- 告别闭关锁国 ..... (158)
- 经济特区日新月异 ..... (161)
- 沿海开放地带的形成 ..... (163)
- 国际经济合作交流的扩大 ..... (167)

### 九、走自己的路

- 初级阶段论 ..... (173)
- 治理与整顿 ..... (177)
- 六月的洗礼 ..... (185)
- 扎根于群众之中 ..... (189)

一场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风暴席卷中国大地，演出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悲剧。历史在这里停滞了，倒退了。

诚然，这种倒退在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，同中国共产党的辉煌业绩相比也只是一段插曲。但它毕竟是浩劫、是悲剧，我们永远不能忘却、也不应该忘却这段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。

记得一位伟人说过，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。经过严重的挫折和痛苦的反思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终于走出了大动乱的泥潭，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。

汹涌的改革大潮滋润着干涸的土地，绿嫩的新芽诉说着神州沧海桑田的巨变。清新的开放之风唤醒了沉睡的心灵，睁眼的雄狮追赶着时代一日千里的节奏。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，都会从自己或自己身边

所发生的一切，体验到历史前进的步履。

尽管国际风云变幻莫测，国内建设仍有曲折，但是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，已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共识。中华民族正以昂扬的英姿走向二十一世纪。

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没有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惨痛教训，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进步。不堪回首的岁月，使我们学会了许多，许多……

## 一、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发动

山雨欲来

1966年，新中国迎来了第十七个春秋。人们憧憬美好的未来，为开始实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忙碌着。然而，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飓风席卷神州，改变了历史的航向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把共和国引向了十年动乱的坎坷之途。

1965年11月10日，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了姚文元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，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长、著名历史学家吴晗。谁能料到，正是这篇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写的文章竟然拉开了“文化大革命”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的序幕。

姚文元的文章，捕风捉影地将《海瑞罢官》中“退田”、“平冤狱”的内容同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现实政治联系起来。说什么在我国遇到三年经济困难，帝修反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，牛鬼蛇神们刮起了一股“单干风”、“翻案风”。他们鼓吹单干的优越性，要求“退田”恢复个体经济。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觉得冤枉，希望有一个代表他们的利益的人物出来为他们“翻案”抱不平，使他们再上台执政。“‘退田’、‘平冤狱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”，“《海瑞罢官》就是这种阶级斗

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”，“是一株毒草”。文章措词之激烈，政治色彩之浓厚，远远超出了一般文艺批评的范围。

其实，吴晗的《海瑞罢官》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创作的。1959年八届七中全会上，毛泽东批评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，倡导学习海瑞刚直不阿、敢讲真话的精神。根据胡乔木的建议，吴晗写了一些有关海瑞的文章，其中《论海瑞》一文发表时，正值庐山会议结束。出于知识分子的谨慎小心，吴晗在这篇文章末尾还加上了一段批判“右倾机会主义”的话。后来，他应北京京剧团马连良先生之邀，写了《海瑞》一剧，并接受友人意见，改名为《海瑞罢官》。1961年上演后，饰海瑞的马连良受到毛泽东在家中的接见。《海瑞罢官》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斗争并无关联。

1962年以后，不甘寂寞的江青活跃起来。从1963年起，她以“文艺哨兵”的身份开始插手文艺工作，多次向毛泽东建议批《海瑞罢官》。1964年，与江青沆瀣一气的康生也向毛泽东说，《海瑞罢官》是替彭德怀翻案。得到毛泽东的许可，江青先找中宣部和文化部，提出要批《海瑞罢官》，遭到陆定一、周扬的抵制，后又找了几个人，也被婉言谢绝。1965年初，江青找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，经介绍，便和臭味相投的张春桥、姚文元共同谋划，开始了批判《海瑞罢官》的精心之作。文章的整个写作过程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，隐藏了8个月之久。

文章发表后，全国各报没有立即转载，后来陆陆续续登载了，但北京仍然没有反应，在长达19天的时间里没有转发姚文元的文章。康生、陈伯达授意关锋、戚本禹写出围攻《海瑞罢官》的文章，也被中宣部制止而未能发表。

在毛泽东看来，“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”，其背后隐蔽着他对中国是否会出现修正主义、是否会复辟资本主义的关注和担忧。60年代初，赫鲁晓夫在挑起中苏论战的同时，又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，致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。对于来自列宁故乡的这一事态变化，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深忧虑和思考。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促使下，毛泽东的注意力越来越倾斜于抓阶级斗争，防范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他曾经尖锐地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，号召各地起来造反，大闹天宫。中央第一线对姚文元文章的抵制，证明了他对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。于是他尖锐地指出：《海瑞罢官》的要害是罢官。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。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，彭德怀也是“海瑞”。他断言：全国的宣传工作我管不了了，北京市委成了“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”的“独立王国”。毛泽东决心通过对《海瑞罢官》的批判，来解决已存在于党内的路线问题和修正主义问题。

1966年2月3日，面对批判《海瑞罢官》已经发展起来的形势，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（组长彭真，副组长陆定一，组员康生、周扬、吴冷西）开会，拟定了《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》，提出学术讨论应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，要以理服人，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。力图把学术批判置于党的领导之下，不赞成把学术批判变成严重的政治批判。《二月提纲》由刘少奇召集政治局常委讨论下发。几乎在同一时间的2月2日至20日，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，形成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》。纪要断定，建国以来文艺界“被一

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。”声称“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，彻底搞掉这条黑线”。中央将这个文件转发全党。《二月提纲》代表着政治局多数同志抵制过火批判运动的努力，《座谈会纪要》显示出毛泽东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意图和决心。《座谈会纪要》的下发，表明《二月提纲》实际上被否定。

伴随着无可制约的政治批判，组织上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人事更替。在姚文元发表批判《海瑞罢官》文章同一天的11月10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以“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”的罪名免去职务。12月，林彪诬陷国务院副总理、国防部副部长、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、中央军委秘书长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罗瑞卿阴谋“篡军夺权”，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，对罗瑞卿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批判，然后将他从西南边陲视察地召回，予以隔离审查。1966年3月底，毛泽东批评彭真和陆定一，指责中宣部不支持左派，是“阎王殿”，要“打倒阎王，解放小鬼”。如果再不支持，就要解散五人小组、解散中宣部、解散北京市委。党内斗争的这种异常现象和党外舆论界的过火批判互相呼应，构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政治气候。

## 《五·一六通知》

批判《海瑞罢官》点燃的文化革命之火，很快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，不过这时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。1966年5月4日至26日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。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了会议。会议由刘少奇主

持，毛泽东在外地，没有出席会议，但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按他事先安排进行的，并由康生负责请示汇报。

会议通过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，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》（即《五·一六通知》）。《通知》罗织了《二月提纲》的所谓十条罪状，指责《二月提纲》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学术争论，反对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，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，打击无产阶级左派，包庇资产阶级右派，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，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。

《通知》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完全违反实际的错误估计。认为 60 年代以来，在三里（党里、政府里、军队里）五界（学术界、教育界、文艺界、新闻界、出版界）十三个方面（报纸、广播、刊物，书籍、教科书、讲演、文艺作品、电影、戏剧、曲艺、美术、音乐、舞蹈）充满着封建主义、修正主义、资本主义的东西，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。一旦时机成熟，他们就要夺取政权，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。这些人物，有些已被我们识破，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，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，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，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。

《通知》要求高举文化革命的大旗，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“学术权威”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，彻底批判学术界、教育界、新闻界、文艺界、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，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、政府里、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，清洗这些人，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。《通知》把我国社会主义现实描述得一团漆黑，将一大

批党政军领导人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，似乎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，党和国家危在旦夕。《通知》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指导纲领。

5月18日，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。他一方面别有用心地鼓吹个人崇拜，说：“毛主席是天才”，他的话“句句是真理，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”。“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，谁反对他，全党共诛之，全国共讨之”。另一方面又大讲政变，列举了古今中外许多搞阴谋、要权术，烛光斧影、千古之谜的政变事例，无中生有地说党内有人要搞反革命政变，“现在已经在捣鬼”。扬言“政权就是镇压之权”，“对社会上的反动派，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，有的杀头，有的关起来，有的管制劳动，有的开除党籍，有的撤职”等等。林彪的讲话充满了杀气，为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发动制造紧张空气。

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、罗瑞卿、陆定一、杨尚昆的“反党错误”。5月23日，会议决定停止彭真、陆定一、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，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；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，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；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。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，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；调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，兼中央军委秘书长。5月24日，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，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，审查彭罗陆杨“阴谋反党集团”问题。

会议决定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，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，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。5月28日，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。组长

陈伯达，顾问康生，副组长江青、王任重、刘志坚、张春桥，组员有谢镗忠、尹达、王力、关峰、戚本禹、穆欣、姚文元。8月，江青被任命为代理组长，陶铸被增选为顾问。不久，陶铸、王任重、刘志坚、谢镗忠、尹达、穆欣因受迫害打击离开中央文革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权力机构落入江青、陈伯达、康生一伙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手中。《五·一六通知》的制定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，标志着“左”倾错误指导方针的发展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已开始进入全面发动的阶段。

### 驱逐工作组

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，为了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纲领付诸实践，把文字的批判变为行动的批判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措施。5月30日，派出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夺权，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宣传。6月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题为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的社论，号召“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”，“把所谓资产阶级的‘专家’、‘学者’、‘权威’、‘祖师爷’打得落花流水，使他们威风扫地。”同日晚，批准向全国广播经康生授意由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，在5月25日贴出的诬陷、攻击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。翌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，并发表评论员文章《欢呼北大一张大字报》，诬蔑北京大学是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，”北京大学党委是“假共产党”、“修正主义”，要群众起来“彻底摧毁”。6月4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，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改组北大党委的决